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貴州

布政使

黃璉

周津

張吉

王汝舟

江珍

叅政

何淡

汪鳳

羅安

羅琛

陳良謨

參議

尤安禮

杜詩

按察使

胡器

涂謙

于鑿

朱璣

羅欽德

副使

張敏

陳琦

閻閔

諸僈

沈霽

蔣信

僉事

方泌

黃大廉

知府

王延素

李允簡

交趾

附

布政使

張顯宗

叅政

房安

知府

劉子輔

知縣

陳禎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樵

梓行

目錄

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黃公璉墓志銘 林 侯

晉安亂既平揆事錄功黃公求我當進秩故事方伯
進秩中丞爲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 新命則以
計聞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璉字汝
器犀坡人入 國朝犀坡第進士自公始甫爲給事
爲叅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簡野退然若農家
先是時進士偉儀觀音吐洪亮無南語則選給事公

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爲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
督後湖而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持大體不掇拾人小過汪直擅柄王越相倚爲姦利
公爭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盡其爲浙
藩恭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糧爲差
新礦開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
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冶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
緝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詆塞
礦民承承便 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
十五六武流侵盜漫不可爲疏理公履限之歲輸告

完撫憲上勞績爲司叅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夷民馴習無間志賢練上平而普安事作坐是
不可遷蓋普安上知州死妻米魯謀自襲毒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魯遂爲變官多被誣辱公長僚願獨
脫深淵魯疏自直獨不挂公一句總督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主畫公亦力爲之盡故評弟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晦不市
恩不養交不立崖異實常與先人以宣徹其視事也
星出入爲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升

落毀譽吾寧知之囚號求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
巖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垣增屋
舊隘迨公之妻子亦莫不視爲安固不知有今日也
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滯右遷其
後御史謫幕下公略修怨薦之彌力所居望江南村
水縮公告守令鑿渠自小山抵巖沁引木蘭延壽二
水以溉田用腴又告巖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
水舟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爲好音所
格工中寢至今人吊遺蹟爲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
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孺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志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爲慈谿宦族高祖可權
元典史曾祖弘永樂中任柘城知縣有惠政祖堦不
仕父鏗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葉氏封太孺人公領
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
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 憲廟升遐嘗被詔告

哀南方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蓋來迎命
人徹之王深愧服比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
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高指羅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每於衆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爲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樵務
中貴百計啗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卽策馬而返問老丘公潛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
嗾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
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解若緩而義愈嚴疏入舉朝避之甲寅奉勅清戎山

東人籍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
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爲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衝使舟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設夫
早悉損其半 王襄樞過郡舳舻救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弁饑餓死者無算
公編成甲令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暴悍亦斂戢無授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部
凡九月巡按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質寸令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赴闕乞留不允公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卽疏竭適賦與民更始先是上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捕之法重獲盜之賞盜乃可弭謂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爲效此策今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采擒其黨劉洪等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訛將賊將劫獄一日報三四至官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文紹家僮唱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公者遂加羅織文紹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身爲正官宜徇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繫登聞鼓訟寃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職公再至瑞地方無虞良善得所巡按御史賊公鳳特旌異之分守王叅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卒不得逞臣何逆瑾用事與正人爲讐二次劄米輸送不下八百石計無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贖產償之已已轉江西左叅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西

以訟爲請造最盡心竭力撲滅起極二者寒亦表息
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綱
鎮守崔某軍卒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
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
而至上官邢代兒殘嗜殺白骨盈壑公爲鎮巡畫策
卽擒縛以來竟亦服辜壬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溢
爲患隨洛隨寒蓋源廣未狹理所必至鎮巡屬公治
之公謂必鑿漢廠諸盜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
而鑿之復開于河以殺其勢滇於是乎永利至今甲
戌轉滇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改廣東尋丁內艱去公
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虹光自
空夜墜于庭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
其子慎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奉聚大事復自爲
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楊諸紳道之碑竊謂此學自
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
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
如吾兄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
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訓
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吉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骨撻經
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造如此豈聖人
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
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
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
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放論
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賓常舉以屬諸生成
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
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
郎妖佞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頌効二
人之罪疏入其黨摛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
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迫逮甚急故舊無送者
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
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
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
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
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卽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章會討論其
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
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撤走家理咸是者
半之 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
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異
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
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
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實
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實以公號號隄庚
戌 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者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秦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權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墼廣學舍
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者獨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音是樂師呂應順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面頊韭皆一一徧視
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聯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做种世衛教射
青澗反韓世忠製亢敵弓之法時公於賊深求其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斤以爲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築營中者必死厚募
許藥參置換學軍賞圖謀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
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標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
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
癸亥考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
以聞詔促還任 孝婦 入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
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
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
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
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員缺輒以公

名上之雖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也許公曰某賢而淹吾畫吾之職耳已已轉廣西左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台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作威福愆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者嗾布政使卓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鬻鈔之怨錮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叅政復更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覆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必篤其在景東婁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史閔公珪郡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輅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齊一曰占城世爲餘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吳贈中憲大夫母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內艱衰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躁急委曲水顯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然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反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鳴事便覺空王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二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日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隣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乘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牽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
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
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弼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兩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穎敏自爲葉陽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己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己卯以內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叅議

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叅政分守金滄道己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瘴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爲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羣弗逸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過關棧聚剽之寇其在叅議

則儲待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費羨餘三千
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叅政勘木邦之夷奪三酋之氣
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牌土地之擴其爲貴州左轄
破姑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
芻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
筮仕二十四年節操水清賢能茂著才不究用費志
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江先生珍傳 汪道昆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久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蕭姓祚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遵子植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皇墩而基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公才如用賈起父舉六子叔璿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卽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卽叔什倍

李功初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諸生
後八年而廩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
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邈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孽
孽務賑恤悉捐不急儉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
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
一呼輒至卽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郡
守相會誥傭人疾病死誥嗾傭人婦誣誥所憾者黃
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爲誥請卒當
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
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遂遂訥訥天官意高安必

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奔父喪起官如故
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
州輦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
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
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
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
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
小臣奉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
卒不給會十年一稽人籍吏定快船差乃先期其璽
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續部署一切請

託不行士仍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爲信州守方
相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
毋貸承豐耗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殪屍於道怨者徒
屍崇舍劾且爲畫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
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究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
吾黨卽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
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
何敢輕傳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
清真人張彥頽死 上遣金吾治彥頽喪金吾籍貫
子當封感意氣又同 上旨駭駭百端信州遺詩風

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駢連信州
司隸朱忠信不直金吾戒勿奏亾何張氏不嗣詔收
真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囚袁三以粵兵反閩閩撫歸
楚粵分部權出袁州駝相舍啗三由彭蠡而西三趨
豫章張甚佯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內請何御史領之揖信州出亟還郡
三已聚黨滿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反信州檄數賊
罪無論我兵若賊寧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
是奔永豐入闕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豐二令罪
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爲望
則以計吏駁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詔
御史按疆事復反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
頂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耶陽於家尋轉副使治
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叅政先是游民聚族採礦椽
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叅政策便宜四事未
及行寇業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歛境叅政亟請督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銅銅山散其黨復
請以浙哀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以復甯聚者悉
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以何轉雲
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
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策且堅
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怡草堂叔兄民瑩以修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卽民
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
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弟篋其中遺
後世耳季年罷去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

陳寶獨版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全不使
昆特客適者墻東拓地五畝開華秦堂堂下墻者樹
瓜蔬衍者樹秫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丈
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
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名諸
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廢親命諸子舍
更以月膳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饌
稍溢則佐以公楮有上客則諸子饑鄉大夫居家無
如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卽杖屨出遊
率歲月一至浙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

江先
主云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
適蝗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
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
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賑取呂
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旣爲演說大義使訓
其間里按季查考民以器用則台其鄉老泣謂之曰
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
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慙謝而去
訟爲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

學官倫禮是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
習鄙悍解籍履書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輿論稱
其廉明仁恕政務早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
以爲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
清苦乃醴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踰境
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却之
良勝負還散於衆不匿一錢蓋化於淡也後晚淡像
祀諸龔遂祠服闋入爲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漢
陽知府教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灌溉江右布商羣
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與訟相讐殺痛繩之民始有寧

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陞貴
州左叅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
請淡招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卽檄淡往淡單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乞
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叅政李聰
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恒以助
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
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
俸爰之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卒年七

十五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鳳墓志銘

李東陽

叅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俱舉
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國子
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感士大夫
蓋侈言之比俱以病歸卒于途越六日而君卒聞者
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
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慎
不輕決每大寒暑獄囚多瘐死君謹播淋時食飲又
慮重囚苦齧鼠特爲蓄猫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聞草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詔例屬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剛
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大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搗礮吳路諭賊福禍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蹙之果
就會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
府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甲
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翁人野處山谷君槩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獲重謔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
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爲人下坐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得
熱疾昇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年五十九
而已君魁岸閎濶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
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字學不求外
傳俱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識操偉亦然其爲庶吉
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郡督諸生
躬爲啓迪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弋陽入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府教授
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爲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舉鄉
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
察僉事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西按
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叅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
五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嘗使兩廣有
清幹稱監收浚石橋芻粟中費無得撓以私者督漕
河糧運至天津聞侍郎杜公謙請畱糧十萬石于臨
清備賑卽疏論通舟楫地救荒尚堪巨萬京通二倉

成儲有限豈可輕借 上為年餘其半濟軍國內臣
進貢夾帶貨船塞運道公籍其物于官且勅其人自
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時提督該
輔屯田挾摘姦宦孽驥起寧津民唱勅東嶽行祠庀
材範銅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費官鋪
像銷為祭器近京衛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支
公言此倉為民防饑而設今之暫借又須有司補還
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
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清查保
一牧馬草場公曰達官軍侵作已業已久一旦迫使

還官彼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聞變且不測深服
其慮爲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叙減等處
兵備適大埔賊猖獗派巡議興師甚急公至既聞邊
務率先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招諭不避艱險凡所擊
豎動中機會羣獠畏威遂伏聽命馬湖故夷郡世主
女民贅虐用其家日殺不辜兇酷孔熾有詔誅贅藩
聞來會公謀集丁壯守要害賜鋒刃以焚俄而巡按
御史魏君瑛公謂發亂所遣進公之贅窮窘就縛先
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黜之遂擁
衆自衛徵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爲焚燒公審詳于

諸君曰：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治之，如破竹矣。衆以爲然，乃徵銳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卽日奉印綬出公之始入蜀也。安鰲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計之，駱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鰲被擒，撫巡會審，問公舉卻金事，詰鰲鰲叩首謝，坐上相顧歎服。公嘗緣他寧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願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鰲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儲守內臣奉旨行屬採玉督併嚴甚，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捧檄惶駭無措。公上疏詞諛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永寧永寧蠻以易茶爲由每出行劫土官其能察公
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把主之商旅稱便成
珙青山各種焚羅與漢民交易輒致爭殺議者欲建
長官司不果公園集工者使成村落而禁諸焚羅于
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
凌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立辨他如所沒胥隍儲峙
詹廩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塢理雪冤滯注厝
之美不可殫紀瀘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
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時資級既峻
憲度益嚴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獄疑

無慮百數權豪請屬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爲避
忌寧藩登鎮守內臣所伴愛廩養有犯皆痛繩以法
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共五命益當
道亦有弗悅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
當道論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
寔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工公軾入境首趣公至多
方籌量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
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
邊夫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咸述其實地方兵過之
餘官私耗匱公宣上德詎下情勑分平糴均息徭役

獨減煩苛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不
聽 孝宗錄公前督餉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卽
作思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己未享壽七
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賊雲棲
者請社澤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克敬
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戶
部主事妣王氏贈安人

貴州左叅政羅先生璞墓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璞字宗溫石齊其號姓羅氏吉水桃林里人
大父諱汝敬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焯著父諱勉遂
贈奉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
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卽知捫棺而哭長從仲兄
瑄叔兄瓚兩貢士受業成化甲午繼領鄉書辛丑再
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夕心動匍匐而返則奉政君
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遇都御史
任丘邊公稔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
遣子就學悉心誨誘多底于成若今少保序菴李公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為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時有為乃幡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冀首選奏授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為首務初至歷稽刑政率無可攷乃出己意創造歸衛歸姓二冊一覽卽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郡山陰民有婦弗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壻殺之獄成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令曰此律有明文自當勿論可溢及無辜邪其誣遂白蕭山海塘圮承檄董千夫往築計丈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高壯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雨多獲奇

應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屢爲當道所薦擢思南知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爲民患首設方略築土城以爲固甃其四門置兵守之前忠頓息新學校選生徒親爲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餽茶爲名中藏金銀器數事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削命大臣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杏城驛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爲倚夜二鼓賊果至伏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實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卽強起治事

比賊平後果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賚俄
遭論免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爲哉但當
訓吾子孫以報國爾竟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叅政致
仕歸則放情山水闢養高別業構獨清亭以居讀書
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
孝友之誠老而彌篤葺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經理先
塋皆盡心力而爲之正德己巳盜起于鄉與曾南泉
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辛未流賊逼境復尋
初約聲勢張合羣兇竟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壬辰
壽九十適遇 國慶尊恩 誥封中憲大夫頌禱篇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效也先生清明康裕
而心志尤樂應酬賀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贊歎
以爲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
而逝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相館母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邵文莊王肅敏章志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爲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音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省再遷
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參政貴省以道遠多瘁不欲傷
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貧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亾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
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爲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象徂徠言淺啓閉以時卽尊官巨富毋得越
禮艘畢而先糧艘畢卽容舶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峻
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
百人所募傭而稍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
人二金留都廬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

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名諸生講說經義
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
其選也爲刑部而王勇者挾威皖張甚管道梓潘御
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
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
參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個人出其僥者俾仿州
民役州爲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
株累若而人至於紕貪墨抑豪右侃侃在法表閭部
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
公者乎漕河柳橙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

山佃人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者莫交驩公謾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跣謝過乃已公歸而垂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蕪食勿計也有良商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巷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嗚復有矩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當護月邑令司諸生咸踴躍相許咲公獨默跪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

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若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輒忘之人所思施公卽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修郟公曰我固不知郟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博學能文章燦然如陳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誥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以爲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益九十而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灑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洒洒卽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洪氏與郟

呂諸君子游然其絀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
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
奸如洗畱不戀生逝不厭當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
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
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
推遜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
身玉立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議好奇
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
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
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

馬府君與焉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播紳
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
墓公諱良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
敬則最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叅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慕學
辟樞密掾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
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
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
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厲以德業歸補生員
巷邂逅一姝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
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
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
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

之子爲後印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
言於亾友卒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
用 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
謗詈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叅
議病歸不出太守况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
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
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
孫淳字公厚爲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
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爲吳縣
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
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
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
其德是篤主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
父咸以亢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俸而公
獨奮勵不窺于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于易不
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
直指號爲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等者由是從游者日衆已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罷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衛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想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紊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爲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爲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窳邇于獫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

銀葺之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爲非
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
羣而軟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
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勅
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諭之諄諄數百
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洩俸旦夕坐待俱斃轉禍
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喪刃庭下左右莫不
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決旬諸渠
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
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平先款服竟不

煩兵也隆慶丁卯遶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
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劾薦凡
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媚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
不失廷評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踣破
一笥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
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
獄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爲平反
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
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
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避之乙

亥擢僉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
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爲一道特賜 函書
以行公至蜀悉爲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甞
戶樂輸而鹽課以歲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肅強傾均
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焉滄景長一時
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業山積史冊待署公口耳
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邵縣吏有長夫之饋公榮邵之
監司騰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
語也撫臣以旌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天
曰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觀人眉睫耶卽移病撫

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
擢貴州布政司左丞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
民羣聚觀之曰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
蒙爭地界警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
聽命土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強爲諸部最所爲
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爲所軋僅奏概其冠帶薄
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爲所餌
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
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爲姑息若復假
名器是爲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是公議分巡大衙。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也。懸車已晚矣。撫按潘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爲遲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爲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今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敦睦則敏。急必問。締交則存。以如一第。其嫉惡底善。激濁揚清。本于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器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器字士建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國學生授普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泉州府知府時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期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惻然心憂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益申教養之令而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名修永樂大典凡耆老有號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不已益其治民撫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爾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成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器爲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涂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涂公諱謙字恒讓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仕父永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周氏封孺人皆以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藝場奇其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爲御史值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議禦虜所當務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革奸弊貧之餘爲士子問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邊寇甫退修亭障缺被

補卒伍失以黜邪并滄殘又爲之虔禱得雨以甦旱
武帥以兵興多故既請罷緣邊儒賢又欲并罷其稍
近內地者公力言其非得皆不罷其爲憲副以與隸
有常額而多者或至倍從俾輸貲免役傷廉尤甚於
是額外悉斥去之僅使不令出臺門慮其或交通假
託爲奸利理冤獄死得生者踰十重從輕者過千治
河沙溝効勤累歲賑饑青州諸處官出白金三千兩
勸富室出粟三萬石民賴以全濟去雷所部郡邑守
令以下官巡撫大臣以公無所曲徇多從之去者無
怨言臨清當南北京衛夏以公與其處庾卒衆而猶

出納爲患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買肆收貨錢入已
奪以給公費值歲又饑分就舍者居于神廟與老釋
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擇隙地瘞焉爲勞過
于在青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遇時人有傲侮之者
及旣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旣加變其
常度詩文慕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
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予觀當時所託以清
庶政者憲臣不爲無人然克舉職若公亦鮮見矣方
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也歎乎

貴州按察使于公整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整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揚之儀真人唐
因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
戎鎮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編滁州曾大父和來
省樂其土遂家于滁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
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康于州
庠以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辛業太學歷
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嫁耶將
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聖宗創
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檄主守徐州倉以慎修剛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知名有劾士克之且以其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浸薦焉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益之可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通歷三載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母周及室余并封孺人尋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劾賊楊虎等大掠河

問諸郡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
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雖甚公策賊衆多
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週賊從城上
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飲差公相率詣臺門乞命公
諭以無畱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首首惡並許自新計
惟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
兇就縛後按巡宣大宗屬監軍斬養誘脅大戶包納
而率乾沒公私受靈公廉知之說曰是多詐誘焉有
帝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
令償上下滿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棘待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爲奸利公率眾御史攻之不
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
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
史彭公慎許可獨器公令與張御史淮看詳諸文字
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
故事官印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鑿階弗可
越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
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
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
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綺之賜壬午

今天子籠飛鳳思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
金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宣聖裔孫
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銜公弗徇者
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樹心無作已矣人言
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名昆季姻友
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屢厚又莫
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
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
翁既八十翁之弟率庵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康
強歲時公率弟姪泊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表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無
餘貨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子弟
令綱紀以贖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
上蔦蔦花木義興杭公淮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
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
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
病公侍湯藥如少兒旣卒敘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禫
則公年亦七十矣與鄉先生爲清平會公自里居雖
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
必告有司頓悛無隱問學務精詩文不事模擬而能

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難耆耒艾也乃丁未冬病胃痛藥不卽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十有九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幾字文瑞永平溧州人也初其祖謫戍蒙化
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辭儷乃以文行升之學官
繼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尚文風丕倡厥望
燁振爲岳爲星筮仕棘寺持衡罔頗臺部之歲低昂
就律僉曰平哉民以無寃矣爰僉貴臬持憲斬斬詰
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萍絕乃晉副臬飭兵遐徼威
震蛇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逸之藪革心稽首罔
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勛緒望歸晉參藩政簡
度弛張兵食咸置郵傳命利涉大川皆其惠也終陟

長憲神明不爽銜鑑惟公聲教洋溢布於要荒推首
并服之夫擁矛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愆於度厥官
懋矣願乃漸進方熾嘉遜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
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惟幾嗚呼允哉乃秉
心湛素誣賅自白行已恬逸賄幣獨違進不戾乎官
歲退有孚於士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
於鄉長有華聲表儀於國末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
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謀美與焉魯用述之表樹阡
隧陵谷靡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哉

賓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基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
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
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
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
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客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
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然公廉靜寡
慾自足以舍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子
璠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
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清松皋許公讚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興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玄修之褒無間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留家缺城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園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栗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

二人及第翰林編修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年
十四五隨采齋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
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己未同登進
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
卿大夫咸欲識其爲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
固辭者當途疑其僞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
司副使至則祛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爲貨疚
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
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勞
豪冒鹽禁莫之敢問聞公被委制子監急亟其艘沉之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
不調已巳陞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
遷浙江布政司左叅議盜起饒撫間通常山開化公
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
近癸酉秋入賀 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明年
春會當遽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
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
除器督餉凡飭弛剔竄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
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覈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
不許丁丑入覲歸卽移書懇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
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名用益異數也
嘉靖丙戌聖書卽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
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
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都憲公
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
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粟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
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
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

記屏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
覽輒推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
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競及陵轅人者則喟然大息
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
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旣又號介石居士浮
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
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
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
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
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
似他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者仕晉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及遷浦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高州刺史仔鈞太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徹檢校郎中其七世孫台州太守冲生在岳州察雅木徙居新昌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吾邑西隄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廷塔考仕湖皆弗仕而以學雄里閭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既遊泮宮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三月既歿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
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
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
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其司理京邑訟甚劇公
獨幽微折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二載績
最獲受勅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
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
資公讞章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
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曰重囚處決自有
定期何致戾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始公之京次

呂梁吏王謙舟覆妻溺惟一子尚幼公爲娶妻俾歸
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
祛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煽變攻圍城堡徵款
阻絕饋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邊儲寢給
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
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藝不蔬植
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奕以觴以詠暇則
適興泉石之間有舞雩氣象仰之北有嶺曰花細勢
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創葺其椒繚以垣
瞻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承

詔進階亞中大夫服三品冠服成化辛卯秋九月二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爲臣得休致爲子得全歸庶無憾矣若等無墜先業可也言訖卽逝得年八十有六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 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壽
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
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
李慙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
公名曰是陳某耶卽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
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
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
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
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
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
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
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
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
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白晝
標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脅厚遇之
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
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

之而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
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銘曰噫
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允且直官誦名振孰
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貴州按察司副使閻閔傳

閻閔臨清州人父錫字孟周弘治戊午鄉薦閔氏世
鉅姓中遺不造錫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閭悅其純
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
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官圯燹
力葺之教諸生躬爲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
苦枕塊三日一食又時方冬因遇疾姻婦環視公曰
毀不減性禮也不日行法以俟命乎公淚而卒嘉靖
庚寅祀於鄉賢閔字尚友生而異質讀書過目不忘
年十七舉於鄉家居予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
朝天下相望風采 今皇帝繼統閣議初政凡八疏
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迎扈諸臣公
抗言自古厚拔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侍
御驕寬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
亦論守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誅本
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檄擗斥言大
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謫時論高之
今獻業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
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部諫劉世

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表薦吏部檄有
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
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
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亟見其而也
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奏草泊錄廿
子韋齋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貴州諸觀察傳

戚元佐

公名偁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敷隱居
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州時猶
迹里開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敷友見嬉
戲謂敷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敷
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敷載書通經史百家言性尤
嗜古見古人圖書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
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
多雄辯時出詼謔爲文章詩詞務鈞玄發微有深潛
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速不求精

及其屬彙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躋
於棘間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
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亾匿公撫之
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排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
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
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
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負外郎擢福建按
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
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叅議貴土官
遇上官至輒有愧公悉却之安宣慰者大會也故事

承蔭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卽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業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于家者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時予慕其爲人嘗心啓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角巾綈衣襟間里侶親戚悛悛無甚異于兄爲具名縣令并召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亦低聲和之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覿然見於色卽久要宿契竟終絕之矣性尤厭于解受取于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案

蕭然歸而問以請謁來者卽厚賄峻絕之不以聽也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盡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敗比比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攘華夏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而不之惜人面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由由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尊重炙手可熱使公誠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卿寺可
跬步致而甘老鬼方之域又以見其達義命也癸卯
卒年六十七子若孫皆郡邑弟子外孫張正鵠舉進
士刑部郎中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
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
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
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名見之出蓄
俾賦一絕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
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
偉器布政夏上軒寓書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
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作詩賦
已而從胡敬齋青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何以詩賦爲遠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
南病水二年巨壘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
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
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
書一有所得卽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
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
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
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
之左右莫見也旣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
祭酒汪偉立雪寃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

魄已朽而其望胎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耿
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
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鬼神益先識之矣時
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
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
疏請回鑿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
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仕將脩德省愆親賢遠
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惡崇正學闡異端
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邊副
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著眠之謠江西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召入會閩中有給事申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蓋柱之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巡按嫉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屬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故，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至今稱之。他如殲王藤之寇，褫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巡按施山特薦之，將召入處以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懇乞休致得 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
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善雖
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
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闕
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爲踐履之學自少沉
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
弟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
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
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
蔬食布衣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

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恥惡衣惡食
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時
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
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
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
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
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
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
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
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卽睡臥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
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
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
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
忽邁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
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學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簡克弟子員家貧飽粥常不克先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同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夏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莫閻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莫公躍然而起曰

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益先生無所師
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
而冀公平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
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問有醫杜仁
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
定非由我受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
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
聞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莫曰如卿實便可作頗子
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
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跣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糊
洞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
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
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
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
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
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
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
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
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而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為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所為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而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純。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已卯
秋辰陽門人覃廷謚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
林之墅築齋爲牖居之教以靜坐反孔門求仁大旨自
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
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
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
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屢屈且久人不堪其憂
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
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
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土士夫大不便
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
通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繕各
衛養馬草場多爲豪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丈出
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
全黎二夷爭路讎殺禍且未已欲得抹弊而全利其
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
引日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百
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
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真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
戌化官提學道恐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
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訐成
都生楊珩南充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
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
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
妖術愚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
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蜀
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歲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衍以
高約束好士愛人真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
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
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家
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勤懲
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情
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
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
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使之

科日日盛城中有黠民易乘某某者投入土酋司中
怒直爲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大佑訪捕之土酋烏合
其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
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
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士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
我不敢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
有疑必虚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宮輔成均之
任畀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
公以旣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
以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

月議事竣病且愈卽歸武陵爲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延厓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將某着回原籍爲民益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藁遲二日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矣夫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輿不忍別先生留詩勗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同顧者郡連歲赤土道廩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請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貪暴斂戢吾民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忤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親之情已哉已酉

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之
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樾花岡學徒
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用
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
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
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
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
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筆指示
蓋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畱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其實飲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樵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樵世英赴廣東爲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庵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聞潘公高計哽咽哭復爲文遙奠之蓋潘公爲先生
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
殞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微
上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
仍嚴戢其下旣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已未作精舍
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明谿公遊焉先生
襟度夷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
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
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尚旣恭惟
步重顏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勅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剛上月要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齋軸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
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音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臬於榻前與之論頃刻
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待於前漏下
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絰執
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
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
意至前而無一毫徵於辭色葬祭必仿古禮四孟之
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隨脯必親視之敬
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
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客以及里閭
姻婭常款扉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暴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
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
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訪掖
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
忍棄絕屢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
倦色而先生循循疊疊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
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愧汗自
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
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
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
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
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
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首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
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粹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
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愾則謂聖人以
忘我爲至愛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
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柄
道要關在靈正人心開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
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
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
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
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
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諭衍古大學義槐岡訓規及門
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槐岡日錄道林講義
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 豪

豪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未有表其墓者豪每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鑽嘗慕其平生大槩促焉時方有湖湘之行今者棄官未歸頗爲守先生家法緝與從弟純統又促焉遂爲之表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內有司正廷菑公爲之父戴夫人爲之母葉徐二夫人爲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爲之兄外有吉士嚴崇振爲之師侍御徐用和爲之友內嚴外賢而

又以倍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益成也故
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窄選

是年進士僅百五十人

以易

學與一方如我師景端吾公尤甚著書先生妻公以
妹二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願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溉
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
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賜
建司員外郎祥慎稱平時 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
法者一人克各臬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
司僉事適永熙韓公鎮其地諸臬少富意者特于先
生臬長耄而疾牘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

道出入波濤中了無師色既而以內憂歸復除貴州
嘗勸黎洞慮周而後發師竟以捷苦澹若昔生久而
彌篤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
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績既成而薦亦屢
少需卽陟也忽自誦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
父母之遺一宜歸居憲職不能自效有負 朝廷二
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
太守虞廷宜負外吳天佑及子姪郡判文郁采照永
真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書畫會主鄉
約事人間升謝罔聞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苟郡縣未嘗輕見見亦亾一語及它二子長仕次俱

諸孫又有緒綿圻徐俊張楷彬彬然文雅可喜也家

政則付之仕而以俸爲孔輔公之後壽七十有六優

游林泉者二十一年此先生之節可不謂拔乎俗而

風乎后者乎象七八歲時先生偕景端公以宿州徐

良節存事諸嶼山故廬委象祖克恭公爲之始見先

生今故廬燬矣先生遠矣象且老而休矣時序亟流

學政多愧獨乞休一事先生十年餘得奉

老親差自快耳然未

知它日得如先生之壽否也倘得如先生壽則三十

五年間敢不以先生爲法耶故必欲表先生之象者

慕向之深而精英之感也先生所著詩文曰二宜軒

集象官采而編之與司正侍御處士三公者並傳焉

貴州按察司僉事黃公大廉傳 黃 謙

黃大廉字潔甫黃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
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
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家狃積逋訖沒
者一切置重法諸豪憾行金諸要津沒潤大廉短又
過倡飛語搖采風使者感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輒
無禮大廉大廉弗辯即日棄印綬歸貧無以自給夷
猶如也後數年御史陳應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
事任疏起大廉吉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著聲
轉大理寺副出僉二廣采司廣多珠璣瑋瑁異香名

岸大廉於署中嘗書吳隱之事自考丁內艱復僉四
川與茶馬夷漢便之久轉貴州叅議攝藩臬兩司事
計處帑金以賑公費羅施人素不知學大廉清燕進
諸生與講經義親自校藝諸生喁喁知愛夷矣三殿
大工起詔採木貴陽大廉冒瘴鄉深入督採務在縮
費斬民居貴陽六年部使者前後論薦凡七疏會

肅皇萬壽節大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
即爭赴嚴相府脩私謁致懇懇萬端大廉獨不謁口
切京拜相禮也第於政事堂成禮私候之謂何故事
凡西臣奉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餘司以次推權

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
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拱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
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
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
馬平張翀以發相嵩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
往訪翀問勞竟目以名節相勵顏行遣翀金翀謝之
曰曩臣不蒙擊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
不爲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
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違
恤遂與翀泣別別歸二年卒于家後十年 庚朝新

政起郡都御史鎮虔州辨遣使訪大廉使者歸報辨
大廉沒已久辨感泣臨章木投書吊之詞簡悽惋且
郵其孤大廉他事不具論論處辨可以興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廷素墓志銘 皇甫沔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少博學太子
大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公整仲子也
其先汴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爲吳
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竝以
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丰姿有器識甫
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謚入太學取居統穆被服樂與
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謁者曰毋以累
家大人爲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報皇倦勤制
璽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藉衣關木暴於穀下者

以百數太傅乘正族邪事每與忤理心術之以相公
望重終莫敢侮稍爲敏容視氣人咸爲公危之尋上
疏遊賢者路竟遂祈美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
山海內歎其爲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寤治宮室苑
圃凡與馬服食靡不萃膳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
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相
公乃喜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叻何謁選銓曹太宰
爲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者
箱之學者卽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稽昔
司空導右軍義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勳簡冊偉然成

大丈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美待焉適有左
軍督府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冀便省問衆益
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卽恪守職司值畿內
諸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喇馬捐
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坐楯郎得休居自旃始哉在
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守
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皇城門鑰將出爲 享平
名醫叱曰禁門 端安敢擅啓然事關 太后奈何
詰使者頗驗迺劾 史辛嚴禦躬導出入且日上疏

言醫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
焉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
能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
漸廢弛率爲釐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憚叅軍矣嘗
奉詔淮揚有司愧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批胡
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
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
寘散地就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
威德漸被遠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
堂之成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脊

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既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脩楸之饒足以比素封而鄴架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秩韜隱從事著作縱不能附子臧之節綯不媿少游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緝密寡言笑雖造次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化或不投亦無脂韋睚眦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道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律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籍記他日久有忘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壬戌四月

卷之二十一

朔嬰疾越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一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允簡墓碑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畱郡
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史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
命吏爲賊劫質是孰能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忘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聚之念而去思人并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筵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
戴棟諭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自八嶺惟古之治
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
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
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心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
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
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

其於兵吏有執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
給事中考儲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漳州學正未上下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爲政清勸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亦日中令兒歌之曰
旱旣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青溪青溪者君
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丈
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
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
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耐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
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敢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
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潞江君旣更治民
流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
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

去滇民泣畱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旣不得在
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
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
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

交趾左布政使張顥宗傳

交趾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顥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
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再陞
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趾平復起
爲左布政使顥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
疏便宜數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
趾當平定之初夷民未安顥宗宣上恩德勞來撫
綏民皆安之同時有王斌者平涼靜寧州人爲清林
縣典史招集新附勦於撫字後陞縣爲州斌當去民
懷其惠奏請留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魏思善者任

武寧州知州綬集境內盜賊屏息與顯宗俱終于官

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房安傳

房安汝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
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 上卽位安坐事請
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再
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同官
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闕
家謫戍交趾安繫聽泚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
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叅政未幾復改
交趾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
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叅政劉子輔傳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
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
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
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救稱子輔爲賢御史九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恨去服闋坐微
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節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
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人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卽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

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益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且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償貽誚無棺視子輔

益水炭薰猶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
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反諒山知
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屬賊不絕口
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
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交趾丘溫縣知縣陳植傳

陳植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宋康肅公十四世孫也詩書好禮喜怒不形于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眾不能決植徐進剖析數言而定上嘉獎而器之俾攝部事諭之曰卿見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植益謹飭不敢怠坐齊齋事諫戍金齒未幾名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民知湖廣長陽府時荆土蝗傷不入植境永樂初名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參政黃河決勞來有方民不失業盜

發汝寧將窺汴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
千人于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勅獎
勞秩滿乞祭掃陛辭謫知交趾丘溫孫時方暑南中
瘴癘或勸使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
月卒年五十 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詣
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植平
居嘗曰人惟仰不愧俯不怍而已身之利否何計其
行事類此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